

傳

哀廿五年至二十七年

已抄已校



宋家子

襟分長短翦裁勻男女冠笄製亦新却笑婚姻沿陋俗奪親追逐禮無因

宋家苗本中國之裔相傳春秋時宋為楚滅放之南儻遂流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男子帽而長襟女子笄而短襟婚姻壻家往迎女家率親戚筵楚之謂之奪親母初綦嚴旦即進盥於姑以供婦職頗通漢語文字在貴陽安順屬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

注是有病疾

若君見之君將殺臣

注殺臣也

按助化也 辭釋文作誓說文云誓歐兒口殺聲去聲秋信曰君

將誓之六種正誤云誓作誓誤案釋文誓許首反又許

多反今新城人謂噫而不出曰誓此古字之存今去

是以不敢

注不敢解職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注共請謝公不可解

祈師出公執其手

注抵徒手屈肘也戰形

于慎行之戰其手謂奉手也戰形馬人狀也此梁雁

鏡云詩也夫斯棘笈乃人接乃夫戰其肘也通作楸

曰必斯尔是謂之禘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卒而後亡

注也死以內亡乃卒

一迎志氏族畧云司寇也卒云術靈公之子也子鄂之後也鄂

之子孫力術司寇以官為氏司寇亥即其裔也

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也

而其近信之故褚師以

注韞登席也

公孫彌年

注喪也

公文愛

注失車也

司寇去

注奪也

司徒期因三匠與奉彌以作執利兵也

注斤二匠所執

使奉彌入於公宮

注信也

而自天子疾之宮操以攻公郵子士信御之

注郵子士衛大夫

周氏附論云郵衛地名必子士之家邑而以周氏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

注言不可救

不見先君于君何而不道

注先君謂彌也執不速奔切為戎而殺於今早去

且君常在外美豈必不及者今不可果也

謂少休當有問焉

乃出將高蒲

注蒲近晉邑

案晉書云史記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林也蓋衛

邑而與晉相近也今大名長垣縣故蒲城江亦云今長垣

縣治即衛蒲邑見桓二年案晉書地理志曰在郡蒲反曰蒲

注曰晉與信不可將高郵

注郵者晉界上邑注非不知謀故公信之

注曰晉與爭我不可注郵城

江亦云今案郵當為濮州故郵城見莊十四年

將高冷

注冷近魯邑

注曰魯不足與將高城鉅

注城鉅近宋邑

案案算案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鉅城小於此云濮陽西南

有鉅丘城是也沈欽郭云滑縣鉅城古越連將印

十年余果于相也按相案城鉅初屬宋觀十一年白

起以城鉅與太叔疾後衛取之故衛以城鉅與越人此地

蓋宋街界上

以鉅越有居

注宋南近越村相鉤膏

乃通城鉅盜曰術盜不可知必請速斬自我始乃裁官以婦

注斯術居言居以官自造將致術盜請速行已為先世致而

因裁官歸術也

公乃主錄之舉

注支錄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術

注揮術祝史

術人病之憂子切之

注如揮為內向

見子之

注子之公孫孫年文子之

後通揮文子曰公孫孫子曰彼打專利而妄

注妄不法

友見居之入以將先道馬

注若見居有入勢必道助之

若通之必出於南門而直居而

注強其乃居間不審察私共祥之

友越新以所保將必信師馬揮存朝使更遣訪其家

注強而通之先通其家

五日乃館諸外里

注外里公所在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注請師伐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

注前年行今還

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注魯南鄙也

郭重僕

注為公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注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

注祝上壽酒

惡郭重曰何肥也

注訾毀其貌

季孫曰請飲彘也

注飲罰也

以魯國之密邇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注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注以激三桓之數食言

不難食言也孫賓云食言三信也按相案既言而食之故曰信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注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鼻水后庸宋棠

莒納術保

注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自平水后庸越又立宋莒宋司城

子納術侯輔也唐莒子本棠子

唐莒子本棠子
唐莒子本棠后作晉二十七年越子使古庸宋歸

而此而庸之后与古形近致誤國語正作古宜獲正

宋莒子本棠后作晉二十七年越子使古庸宋歸

文子納術之懿子晉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注愾狠也

乃睦於子矣

注民睦

君毒民之必睦子之子

師侵外州大獲

注越納輒之師

出禦之天賦

注衛師敗

掘新師定子之墓焚之平莊之上

注定子被師比之父以平莊陵名也

王其篇云掘掘以左師行曰掘被師定子之墓焚之本又作掘

文子使王孫看私于自身也

注看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尺而已乎自平也曰寡君之人而也

伏納新尺而已文子致累而向焉曰君以寡君伐國之災亡

矣信納之累曰勿納曰強年亡而有益信自此內出

注利親衆心

衆曰勿出至則越人申開守陴而納也

注申守也申重門而前設守備以迎公使不敢入

案申令以令開門以納也

公不敢入師置立悼公

注悼公前葬庶弟公子野也

南氏也於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也也

注司徒期也

令為有然於夫人振也

注夫人期拂也怒期而不加殺也飭官女令若因期將

日徒期聘於越

通志氏族略之賈
孫氏王孫賈之後以
賈為始祖

注為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帶期告王

注越子也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也殺期之甥之為太子也

注忘期而及其姊為夫人也遂後及夫人之子

遂卒于越

注終言之也終政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去子取公孫周之子以與啓高訪公宮

注周元公孫子高也高昭公也啓得弟高也

心義云宋也亦云景公卒公子得史記作特索臣云殺太子

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去元公之管孫也昭公去元公

孫紇傳作劫昭公也紇殺太子而自立與此不合案史與

付全乖未和太史公何所據也

未有立焉於是皇後為右師

孔疏云皇後送孫或云瑗送子

皇也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

注皇懷我我送見弟

雲不懷為左師

注不懷子空國龜之後

案不懷為子雲四世孫
案我為日城

注宋茂淵之子

宋朱鉏為大司寇

注朱鉏崇軒之子

六卿三族降祿以

注三族皇室宋以降和同也

皇宋戴族宣文族

因大尹以

注大尹近官有寵云六卿因以自通達於君

周氏附論云大尹惟此一見攷戰國宋策云謂大尹曰君曰

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高誘注大尹宋卿也蓋自景

公大尹專政以後居然列於卿官非舊制也或曰太

宰自襄十七年後不復見傳疑省太宰而設之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注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注盈滿也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注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叛也

監本毛本叛作漸唐卷十
本宗本件賊是也

第十月公作于空降

注空降字也

小雅注獲水東南通空相澤北在今澤德府之虞城
別東南付所謂指于空澤中此抄相業即國志梁國虞
有空相地案字記云空相亭在宋州虞城東南五里
空相亭空相之澤也
辛巳卒于途中

注連中館名

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舊志云

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

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月並死邢史

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景公之景公懼思邢史子

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日已也

大月與空降之士午甲

注甲士千人

釋文云與或作與字非

奉公自空相入水注宮

注奉公尸也果因是虞城縣東南有地名空相注宮宋都內

宮名

使召六子曰閣下才既已君請六子也

注也計策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子與盟乃盟于少寢

之度曰長為公室不利大月立啓奉表殯于大宮

大宮宋都也廟宮也事仲時於大宮村注以宮為都之祖廟也

國一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月也豈或其君而

其利令君去疾而死之又遣之是也何美大月之罪

注言大月所絳

今司君唐養子奔宋皆作今君与石種合宜按正

乃于方智此首而寢於虛門之外

注虛門宋东门北首死象虛門外失國

鄭元云宋南門曰靈門去林華氏居靈門里叛杜

注云虛門宋城東門也注靈門為宋东门里華氏

靈門字东城之南門也華氏之穆運死於北首生於

南鄉故以北首為死象

已為鳥而其於其上

二唐養子奔宋奔鳥作鳥

味如於南門尾如於桐門曰余以方美必立

注桐門北門

大月謀曰我不在也

注少寢度也司君命豎六即大月不豎

上乃通我汝豎之手使視為我書

重臣周禮祖視作豎祖之義門

六子在唐孟

注以名

為新地名致敗云信二十二年會于孟杜注宋地唐孟
即此今睢州有孟亭

將受之祝襄以書我書告白皇我我

注襄祝名

白皇我我因子頃

注子頃宋莊

白月乃

注宋乃

宋史年記世宗曰乃豫七世孫豫見之七

左師謀曰民與我通之身皆得授甲使徇于國曰大月壘或共
君以凌虐公室與我女報君女之累曰與之大月徇曰或

氏白氏將不利公室

注對白而宋氏

與我女之累及不富累曰公別

注惡其類令與君之別

戴氏白氏將伐公

注公謂魯

果得曰不可彼以諸公有罪我伐公何甚焉使國人放于大月

注放罪於大月

大月奉魯以奉其乃立以司城為上以昭曰三族共攻

女於害之

案魯奔齊是為昭公宗有二昭公史記
在於二郭詩外傳六
實子先理篇言宗
昭公出亡郭曰魯外
不聞吾過是也以至
中葉心易行二章宗
人迫而後之一所言
高是昭公何史先
子言言宗之與及也

孔子以魯與齊與
之魯宗之用六即三族所以去
也

齊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向子穀且曰吾其入乎子穀稽首
受弓對曰臣不識又私於使去曰昔成公孫於陸

注信二十八年鉅成公奔林之過適陳
齊武子孫莊子為突濮之盟而殺入

注在魯信二十八年
杜氏也族諸莊子級武公三十四孫詳文元年
獻公孫於鉅高

注在襄二十四年
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殺入

注在襄二十六年
今日只在孫矣

注信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宗

由不聞獻之殺外不聞成之即則賜不識所由入也待曰子
穀使人四方其情也

注詩國以言乞孫惟以人

案公穀之言孫在何人

若以其人四方以為主

注為主四方

而國於何有

言不難

二十七年去越子使席來聘且言郟田封于駘上

注郟使魯還郟田封竟至駘上

駘上杜氏注駘名古國者縣東南有日駘亭

正屬郟魯之界案席卷子本石經宋本皆作石席今本

為后

二月望于平陽

注西平陽

宣二年城平陽在平陽也土地名云泰山之平陽別此年

平陽西平陽也事平陽中者平陽為高平陽侯國故城

在今之定州府郟而西南其西有平陽城漢而置南平

陽縣也通志云南平陽城在縣西二十里

三子皆送

注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送石席也今本石席誤

康子季康子有席疾病

注石送密夷也

言及子轅

注思子也

子康作轅說下注
作轅則此道三子作轅是利本正作思子轅

曰若有此季不及此女武伯曰筮曰何不召曰用將召之文子曰代

日請念

注言季孫不能子贛臨終而思

夏四月己亥季子康子卒公弔馬降柩

注禮不備也言公之多憂

釋文云憂本又作恚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

桐丘在河南扶溝縣西二十里詳莊二十八年傳

鄭躬若弘許救于荀

注弘馬叔子

齊師將興陳成子展孫子三朝

注孫公死事也子使朝三日以禮

設乘車而馬繫五邑馬

周禮夫官外服繫五邑馬之事按禮去魯孫子大戴記千乘為朝孫子八人成其子

注乘車而馬七支服又加之五邑

既夕禮注而馬士制

召潁潁聚之子晉曰

重補晉道也古今人表作潁潁部與潁聚聲軒字師

潁之役而又死焉

注潁役存二十二年

以國之難未女恤也今日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也慶

前勞乃勅鄭乃留舒道穀七里鄭人不取

注言其怒也留舒者地道也

惠棟云鄭康成引作柳舒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初留師

柳曰甲命字以臣聲身始案水行注魚山上有柳舒城魏

在河王帶子建登之有終焉之志山東通志柳舒城在秦

東府在河縣西境本作曲舒今案馬平州橋壞

及濶而不涉

注濶水自臨邑臨來縣旁沙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海濟

水之表云白之八年孫術侯鄭伯望于曲濶注術地濶

渠首受濟水東流至繁城下為二濶北濶出焉又東至

涇城北詩云思涇與漕左又北逕靈而東入乘氏而由

鉅野以入濟曲濶為濶水曲折安在今山東曹州府濶

初境枹相案地理志濶苗郡封丘濶渠水首受濟在

至都南入羊里水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注子思國參

成子衣製杖戈

注製雨衣也

案說文革雨衣也革音同棘與製音近製衣為雨衣蓋先儒訓

皆以此供亮古澤為室又生義以王途者請注云製裁以謂

衣之末有衣表在令人所謂衣片也又衣以或曰之字而且

富豈有衣雨衣而以衣片禦雨也且行軍攜帶衣片作

仍甲有真妄語也

立於阪上

後文云坡古曰阪一日降序一曰小脊又坡与阪同阪与坂同蓋

士之去也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

注畏其得衆心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注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

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注衷善也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

注言陳滅於已無傷

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

注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

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

以子之命告寡君

注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注自恨已無知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注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注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以故使臣之

注州求其後師以逐三桓

春秋之末政在大支所國皆然魯百去三桓則免死狐

怨死恨無益而數自始之威也

三桓之患公之憂也故君臣多向

注問隙也

公游於陵西

江永云陵阪魯地孔廣核云黃帝陵在曲阜城東北

少皞陵在黃帝陵東於陵阪即其地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將有向於子余及死乎

注向已子得壽死不

今本作向子得壽死不壽不不足利本向下有已字

對曰臣多田知之三向卒而對公則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注者陘氏在泰山

美族之族略不重有公山氏

帝是大王... 天子曰臣公孫...

哀公受三桓之制乃北越而託國於白踐君以除三桓

之專以根深蒂固歷有年所乃傳諸季康非一旦所能

也自伊古以來有國不自立未有借仗人之力而能強其國况以當夷之人能我

族歎而所借其兵力以除我也相依乃命之宗親惡吾見越

未必能命於吾而哀公之亡而不西也昭公也之後矣

~~哀公受三桓之制乃北越而託國於白踐君以除三桓~~

至親之義而周公之告魯公則曰不致其親不之棄也也祖利

經存也哀公不忍一時之怒自取喪亡未幾而三桓之子孫而在

微而周公遂哀美

是元甲戌終庚戌四年丁丑乃世其解引皇面徑

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敬之二十七年也長麻甲

辰乃宣公十三年哀公何何即位此由士高誤讀付

文之哀公二十四年庚午閏月公北越遂以孫越不悔

而為悼公即位之年故其解又引溢云悼公四十年元

辛未終庚戌遂排之因取宣公之二十三十四十五年

許哀公昂以哀公之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加於悼公

成四十年評其甚

未至鄭驪弘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注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注保守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以于桔枝以鄭人俘鄆魁墨

注鄆魁墨晉士

古今人表作鄭鄆魁墨

賂之以知政

注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將門

注將政鄭門

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

注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注惡貌醜也簡子與廢而自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

無勇何以立為子

今本作何以立為子據唐

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

知伯

注甚毒也

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

注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

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

春秋後二十七年

說苑建本篇云
趙簡子以襄子為
後世安于曰古恆
不才今以而後何也簡
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
忍辱

低二格

按戰國之世

案周氏世互列

記引在河云或向

左氏終智伯通鑑

非智伯通鑑而以接左

付左道云說手曰以

亡之戒以共周秦之端

陽三守趙以不與泮水

之祐智以勝滅此由之

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

春秋後晉七年馬驕云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盛知

營范荀偃韓起欒廩廿九鮒魏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

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為皂隸韓起趙成荀吳魏舒

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以來知趙魏

韓共逐范荀尚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而晉三卿矣

郤氏之偏也欒氏之汰也范荀氏之貪也皆以聚怨而

亡知氏兼之保無患乎自范荀既滅晉之兵柄半歸

知氏伐齊伐鄭所向稱雄若能和輯諸卿家可無害即

晉國亦未必不可永也史稱知伯請地於韓魏各致萬家

之邑請地於趙弗與知伯於是結韓魏以伐趙韓魏

懼難之終及也為是反與趙合而共滅知伯故左氏謂

之貪而愎知伯之所由喪也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

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

附晉世系平公三十二年孔子卒三十二年宣公卒子

出公欒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知伯與趙

魏共伐范中行地以出公怒告齊魯以伐四

卿四卿恐遂反政出公首死故知伯乃立昭公管

孫驕為晉君曰是為哀公徐廣曰年表云驕是乃

公是二十二年欒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公二十二年欒驕乃立

昭公之孫是為哀公年表云昭公立行桓公于齊是昭公

哀公年表云昭公立行桓公于齊是昭公

魏子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桓子
麻注云戴子

戴子生是二善知伯早死

故知伯机也并言未敢乃立思子驪為君為是二時晉國四皆

決知伯晉哀公不怡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衰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並并其

地原注云知紀年之誤
乃出公二十二年子

陽我圍策知伯率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

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在二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

康子為右知伯曰吾公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汝水可

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韓之魏

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

子使張武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

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子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九年

此段文字在右側邊緣，內容較為模糊，似乎是對正文的補充或校勘。

以下白页



